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上

周禮太宰以九賦上取於下曰賦斂聚也財賄也帛布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百里二四

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征貨出入市征貨所在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掌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葉時曰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之賦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鄙稍甸以時征

野之賦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人斂齒角骨物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葢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禄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事有祭祀

賔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内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

臣按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又以九賦斂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九者

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賦自七至九興作之賦葢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與受釆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凡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太宰而畀以歛頒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節度用財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其祀有大小其禮有豐殺二

曰賓客之式諸侯之君為賓其臣為客三曰喪荒之式喪禮賵賻荒年散利之屬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幣帛之式所以贈勞者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者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用

楊時曰先王所以禮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

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安石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葉時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用則是周公之節財

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茍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必至於汎用無度苛取無厭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歟

臣按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者用財之節度也均節之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立為中制以為用財之法度也夫財用供於有司所以為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則掌於太宰焉何也葢有司

職畢不能抗尊而制衆大宰以道佐君為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俾其不敢違式法而過用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於九式之成法故雖一尺之帛一束之芻一飲食之微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過差焉是以上之人侈心有所憚而不生欲心有所節而不縱非徒以惜民財裕國用政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於無過之地焉昔人謂以九

式均節財用正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吁此三代盛時所以君無失德國有餘財而世底隆平也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即九職）之貳（貢賦皆大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內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大府）凡頒財（如下文所云）以式法授之（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財之法）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即羞）邦中之賦以待

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秣即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給凶喪之禮）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九職之財充實府庫）凡式（九式）貢（九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之歲終總計其大數也）

李覯曰太宰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日一舉其膳六

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餼接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用芻禾車乘之數皆眡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財非一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為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禮牲

帛器玉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賵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冡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裁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賦以待弔用國家閒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饑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

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臣按太府之職兼總内外二府凡貨賄入太府而其物則仍分置於内外焉遇有用度則有司於此請受而太府頒之其頒之也以九賦之材給九式之用稽其事合其式然後隨其所賦以待之隨其所用以給之至歲之終則計其一歲之中凡取於

九賦而收之於官合於九式而用之於人者而總會之焉誠以國家貨賄出於民而藏於官固非一人之所能致亦非一日之所能積也是以賦之於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於官也必有定式有此式則用此賦則事無廢而用不闕矣苟非先有以待之則臨時何所取具哉

玉府主藏金玉器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也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謂有獻於賓客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主藏在內者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可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覯曰王府內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

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盖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槖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倖之手省闥之中

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内府在内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内用之於内者取之於外此宫中府中共為一體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於相隔絶外有所費内無不知内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費恐外人

知而或至於中止也亦有之矣此古人之深意後世所以不及歟

司會會大計也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法即官屬以下八者八則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貳副也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紀載為書契合驗契版具人民為之數圖畫土地之形者之貳副也以逆羣吏之治而聽

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彛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疚惟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為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

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防吏之姦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而下增弊疚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

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歳會雖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歳會雖羸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冡宰廢置者以治為本也其財用之姦弊則其下吏當之嗚呼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臣按成周設司會之官以職財計而必先之掌六典八法八則者何盖六典八法八則皆大宰佐王

之職六典治邦國者也八法治官府者也八則治都鄙者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可以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則取之不應其式供之不以其正用之不合其禮何所折衷哉是故大宰總其法於上司會察其法於下有所施用於邦國有所施用於官府有所施用於都鄙皆必合於六典八法八則之典禮然後致之令之均節之使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

用之各得其宜焉

司書（會計簿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職九賦）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林之奇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盖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未見其有無名横斂焉

臣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

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所以然者葢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為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入辨（別也）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要簿書）以貳（副也）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歲出以給用歲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類善惡而奠定也其錄籍也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上有小可用度及賜予歲終則會其出

黄庶曰周公設官理財者居其半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

職歲所叙職幣所振雖餘財而加肅焉

臣按職内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

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為他用則財無沈滯者焉吁先王之世吝惜民財以為國計無或棄之物此所以無不足之用也

廩人主藏米之官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

分頒賜也賙賜也賙賜予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上謂豐年下謂歉歲用以知足否足與不足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所食之數食者人四鬴上也六斗四升曰鬴每人一日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人三鬴中也年之中人二鬴下也年之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就穀之有餘以詔王殺邦用減省凶年邦用宜從減省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臣按成周設廩人之職以歲之豐歉計國之用度

知其足與不足之數以告之於上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使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臻不使苦於不足所以然者以有治之之法豫為之防也然其所以專為之計豫為之治者必以民食為本蓋君以養民為職人君所以儲財積穀凡以為民而已所謂匪頒賙賜稍食豈直為已哉故必於一歲之中逐郡之内因其年歲之上下計其民數之多寡每口月食其穀幾何每年口食其數幾何若其

數不足夫下年之食則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餘具其數原其故以詔告於王曰凶年邦用不足凡事皆宜從減省然臣於是知三代盛王設官分職積財備用無非以為民也後世之所儲峙者專以為宮禁之用官府之用兵衛之用邊鄙之用而所以為民者特於此數用之外而别有所謂常平義社之倉僅千百之一二耳吁先王之所重後世之所輕先王之所後後世之所先民何幸而生

三代之時哉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止殺也止餘法用者謂法式所當用者有不足則殺之待有餘財而後用之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玄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吳澂曰廩主藏倉主散也

臣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廩之官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掌其

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麥止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葢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多種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穀為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足臣愚以為今日之取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

倉者外凡北方之賦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為糧一以時價為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文豆直三百則以二石準一石焉他皆放此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準粟價而給之以戓多戓寡諸穀之中惟粟為耐久地窨藏之可踰十年隋人於洛口穿窨三千三百窨容八千此古人窨粟之驗宜别設倉儲之必待雜穀盡絶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益久其任武臣不計

資考故也萬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參酌行之是亦便民足國之一得也臣嘗因是而通考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於太宰者尤為詳焉有職内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則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

有歳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哉葢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彊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一曰牧二曰長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藪以定其業任之九職

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三曰虞衡四曰藪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八曰臣妾九曰閒民轉移執事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逺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

貢又次之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禮不用而所用者不為乎一己之私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道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於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明貌也大田歲取十千萬畆之入也我取其陳舊粟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畆之入以為禄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葢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謝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

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臣按甫田之詩雖是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實有以見夫成周盛時取民之義而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之又有

其序上有以致天之常稔下不至棄物於無用謝枋得所謂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為切至人君受天命以為生民主烏可付民命於天而不思所以制之於已哉制之以已者奈何葢民以食為命資貨以生足其食用則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朱熹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重輕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胡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盖堯舜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

臣按上之取於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觀孟子此言則知人君過取於民固非中正之道而寡

取之亦不得為中正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苟

國家無事倉廩充牣或時下詔減除若漢文帝之

三十稅一盡除田租君子亦不以為非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緩其二用其二一時併用二端也而民有殍用其三一時併用三端也

而父子離

尹焞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

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臣按自古征取於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具其名雖同於古而其實則異爾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

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朝皆無之惟所謂戸口食鹽鈔盖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盖鮮矣陸贄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下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藉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為君非私之也將賴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卹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

能供進天甚矣雖欲不亡得乎

賈誼言於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傾蹶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歳惡不入

請賣爵子（賣爵級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懐敵附逺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與着同）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

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敺末技游食之民而歸之南晦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以下稱恭儉寛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欠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音貢養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應劭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迺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别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

分為内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歳終計其用度之餘别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内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贜罰門攤之屬以待宫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歳終則計其有餘者别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内内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

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九重之
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權其輕重
緩急而用舍之每留贏餘以備匱乏斷不可以軍
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損
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國昌淫侈僻王
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
聖明裁擇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

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戸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
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本朝罷宰相
而以戸部掌天下戸口田土錢糧然散屬諸司兼
釐衆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如古計相制於戸
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凡内外倉
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
審物産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斂散支調通融斡
轉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責成功凡國家有所用度

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戸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濶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

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濶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茍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

儉約致富庶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
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
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
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
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
租賦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
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

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禄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

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修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於古先哲王立法

之至意也葢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姦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為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焉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蠧何也子孫不能守祖

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於此二蠹也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

於我何加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

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

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翶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葢以其制民産者無法斂民財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産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言尤

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

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歳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銷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暱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況彼小人無

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為君楊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强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頻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

彧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

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

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

臣按德宗宜索於諸道而救其勿使宰相知李泌

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

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泌盡因其不欲人知一㸃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非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无咎善補過者亦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戸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惟在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戸比天寶稅戸四分

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戸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籌録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録丁謂因之為景

德會計録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敕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税戸口鹽鈔及商税門攤茶鹽抽

分坑冶之類租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歷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衛所旗軍并內外在官食糧人數與夫每歲祭祀修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至於今日每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

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經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

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横斂厚征之法之行民雖怨咨愁蹙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嵗計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則富室之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旦反假借於鄰家

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況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絶而遽為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椿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庫隷内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盖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玁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己私也盖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汎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斂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兹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牵於繁文外撓於彊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

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我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踰百年於兹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滯不舉之處然惟許其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

存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

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

類之者葢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徼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此國家之大計轍於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

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録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戸口而歳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

職掌據諸司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廵撫其地以司其歲

入葢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
計之以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
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
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
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
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
科率悉從寛省又必擇任廵撫大臣假以便宜之

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
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
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
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
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此參錯故
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
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

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出於人欲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以上經制之義下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梁鳴岐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諸噬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益以其所居興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也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長短）禁（使勿為）令（使之為）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所居之次為敘分地以掌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使各以類相從）大市（交易眾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財者賤之使至於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

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内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辟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視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賈（使之有常）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

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斂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有積滯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揭而書之（逐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以待民之之用）買者各從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也）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為之息國服謂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圃之類也民貸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葉適曰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蓋當是時民皆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與則誰與之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

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事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葢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則賖貸與之葢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

其鈌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葢主泉布古錢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

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

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僞為先民之詐僞葢其常心矧兹市井飾行價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

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桑弘羊曰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文學曰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

納其穫工女效其職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葢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

利而貿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畧盡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

五均之説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足道者姑録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

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益貧民無產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為宫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戸及脚價錢名為宫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

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宫市取給

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讐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説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庶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以為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刼然方其未知也而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敺宦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宮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

給乎盍遣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偽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宫中買物有原不出産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宫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内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及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内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宮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遣廉謹之人賫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害令所謂和買者非止於絹凡宮闈官府有所匱乏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

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

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

設官置吏簿書廩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縁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

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獘難矣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下主者

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吁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已私趨時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獘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

以貽後世害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熈寧初創立市舶以通交易海舶也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寛其期而使之待價懐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歴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葢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

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麄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益用以懐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

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
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
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
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
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
市之法厫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
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諸蕃自古
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

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冦當遵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濵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

如此則歳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歳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歳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餘則輕之故人

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六斛四斗為鍾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斂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之時官為斂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之時官為散糶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斂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又見固邦本

馬端臨曰古今言糴糶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

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强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誘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幷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治者

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各

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在臨時斟酌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

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有司計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敕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

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

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法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内地行之不能無獘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寛内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户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獲之時

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而漸有更革焉

又見經制之義下倉人條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

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秪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

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開是詔皆忻忭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户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税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户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狼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真宗

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歳即止市糴其後連歳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陜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歴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熈豐而後始有結糴熈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寄糴元豐二年

王子淵因網舟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 俵糴 熙寧八年設俵散於民 均糴 政和元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 博糴 熙寧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 兌糴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 括糴 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 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

其直或强斂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葢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

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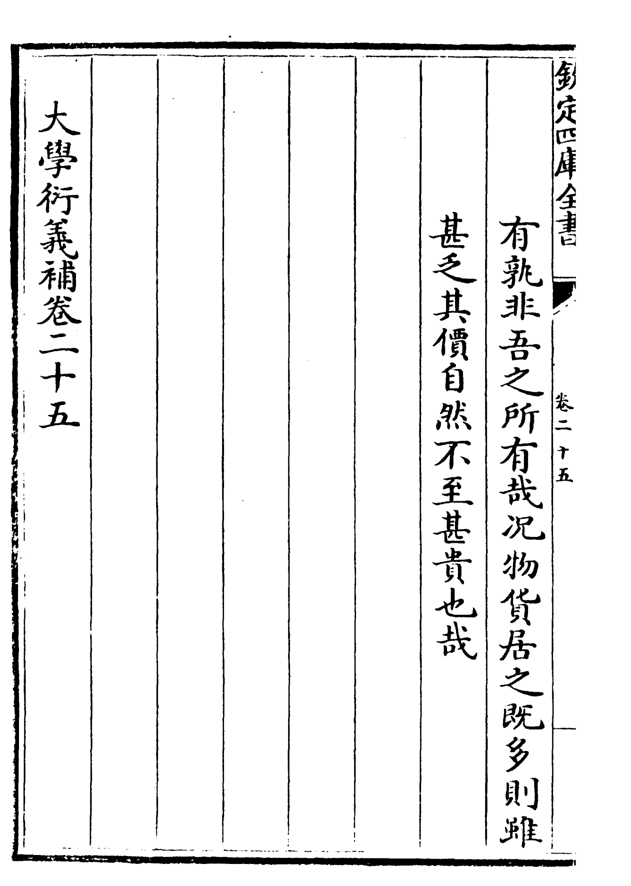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

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

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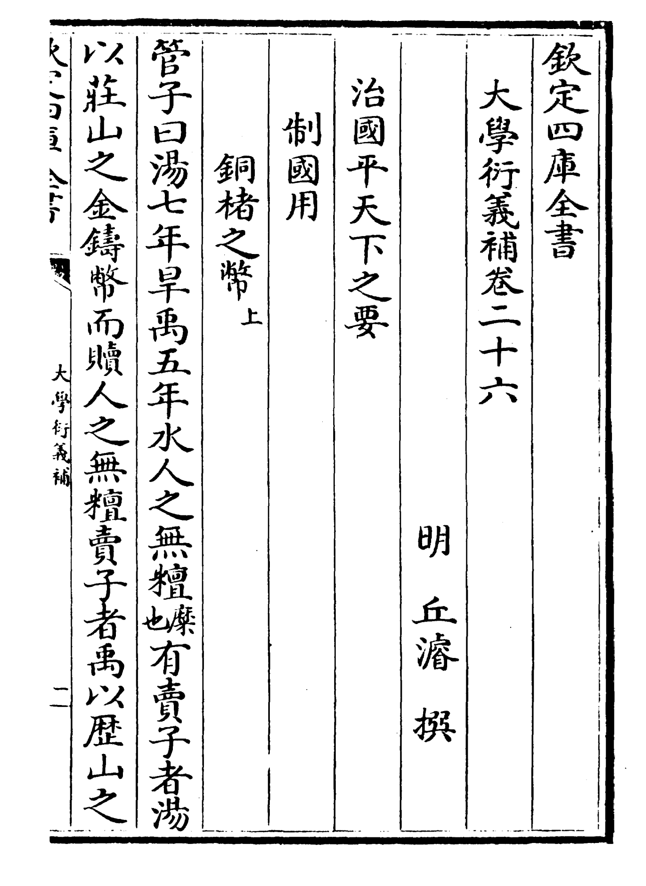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

民用也則官責之糶之益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竊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可為益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為民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



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

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救濟饑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幣而其幣有三等珠玉黄金

刀布是也刀布則是泉布之制後世公私通行以錢而亦兼用金銀珠玉其原葢起於此是三幣也人君守之以府庫通之以財賄而以平天下之食貨調適其輕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歟後世所謂平準其義葢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圜法圜謂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輕重以銖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寳

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也（束聚）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臣按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内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

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財幣之官
而所掌者黄金布帛錢幣三者黄金以斤名布帛
以疋計錢幣以銖重故凡貨物之出入其輕重以
圜法均而通之如黄金一斤該錢若干帛一疋該
錢若干之類是以國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財貨寶
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收聚
之以帛所謂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謂刀即管子
所謂刀為下幣者所謂泉即圜法也所謂布帛即長

四丈為疋者鄭氏謂言其器言其用等語於本文若不相類臣不敢以為然

司市以商通物賈賁物阜盛貨而行布布謂泉也國凶荒謂五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玄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葉時曰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流於泉布於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使行也豈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歟又

按周景王時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得行當夫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盛亦得以濟其乏甦其困矣故於是時市無征税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食貨然又慮其無貿易之具

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葢以米榖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饑也周官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主泉貨藏在外者　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之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

葉時曰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後世凡百所用一出於錢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爾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盖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

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幣輕物貴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

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錢有文其製始此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

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焉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黄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臣按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黄金或白銀或赤銅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二止用黄

金幷以赤金爲錢耳其他皆不用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賈誼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剌字也）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

臣按後世弛私錢禁始此夫天生物以養人如茶

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利者爭之端也

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臣按錢之為利賤可使貴貧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厭貧賤而貪富貴哉顧無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錢也操錢之權在上而下無由得之是以甘守

其分耳苟放其權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則凡厭賤而欲貴厭貧而欲富者皆趨之矣非獨起刼奪之端而實致禍亂之淵叢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禄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為衣米穀以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亾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積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况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

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穀帛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決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穀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為之禁制況立為之法乎

桓帝時上書者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益民可百年

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夫欲民殷財阜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徒欲鑄錢齊貨以救其獘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焦爛

臣按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饑者以無穀也臣願國家定市價恒以米穀爲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

報米價於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穀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穀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苦饑者矣其餘貨賄民之可以有無者不必計焉不特此爾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賦斂計工役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臣按後世鑄大錢始此夫上天立君以為生民之主葢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下之利也日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絶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獘時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為罔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已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

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綖環或為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

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於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

本孔顗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獘利天下之人民請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訪緝盜鑄所在親臨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罰就於其私鑄之所立場開鑪就用其徒以為工作見丁着役着籍定期給廩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則鑄作之工不徵於民而得之矣次敕內帑精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數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於闤闠市集所在用繩聯貫古錢百文隨處懸掛以為式樣使小民知如此樣者是為舊錢非此樣者皆俾其具數赴官首告官為收之每偽錢十斤量賞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則鼓鑄之銅不求之民而得之矣雖然貧民之家僅有十百之錢恃此以為生計一日無之則失所恃矣官府改造

動經歲月彼安能待哉請於未出令之先預令內
外帑藏拘刷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偽錢盡行送赴
開鑪去處照樣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
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
夫然則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劑今日之新規
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
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
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別製
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
之旁周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
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
于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周以細紋如新錢製
其漫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
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
中賣之律鉟銷為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
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興作必約

工計本今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之有

臣敔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為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通元寶所以最得輕重大小之中也

此後之錢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製至今行之後有作者皆當準此以為常法

以上銅楮之幣上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

